

# 竹枝词视野下的徽商妇形象

管莎莎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摘要:**徽州自古以来是竹枝词的高产区,其中涉及徽商妇的笔墨不在少数。通过对清代徽州竹枝词中有关徽商妇的内容进行提取分析,透过竹枝词这一文学载体从新婚燕尔之喜、翘首盼归之悲和攻苦茹酸之累三个方面探寻了徽商妇的真实生活境遇:在封建礼教和父权制合谋下,处于从属地位并默默付出。

**关键字:**清代;竹枝词;徽商妇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2-0097-03

## On the Images of Huizhou Merchants' Wives Under the Field of Zhuzhici

GUAN Sha-sh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Huizhou has had a salient cultural atmosphere. Huizhou is a high-yielding areas of Zhuzhici, many of which reflect Huizhou merchants' wives' lives. The present paper purports to reveal the real life situations of Huizhou merchants' wives by studying the parts in Zhuzhici relating to Huizhou merchants' wives: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the feudal moral codes and the patriarchy society, they were in a subordinate position and devoted too much.

**Key words:** Qing Dynasty; Huizhou merchants'wives; Zhuzhici

### 一、研究背景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人多地少且不宜耕作。休宁县志有载“徽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sup>[1]</sup>恰是食粮难以自给的生存现状,逼迫成批的徽州人背井离乡,奔波于全国各地做生意谋生存。明代成弘后,徽商凝聚成一股强劲商旅,执掌商界之牛耳,影响巨大。徽州“业贾者什七八”<sup>[2]</sup>,徽州女子十之七八也成为了徽商妇。由于男主人这一顶梁柱的缺失,徽商妇无从选择地负荷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作为人媳、人妻、人母,她们承受着精神上的孤独和生活上的操劳,为身在远方的丈夫分担烦忧。学者赵赞根据明清地方志记载,通过对历史上徽州总人口数和徽州女性总人口数的估算,大体推算明朝中后期留守在乡的徽商妇约有二十余万,而清朝康乾年间则高达四十万以上<sup>[3]</sup><sup>39</sup>。由此可见,徽商妇群体不仅数量庞大且角色重要,她们对徽商的兴起以及整个徽州社会的繁盛无不产生影响,值得探究。

竹枝词源于流传在巴蜀地区沿江一带的民歌,具体始于何时仍有待考证。早在唐人诗作中已有

提及,如中唐诗人顾况“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sup>[4]</sup><sup>175</sup>。竹枝词作为一种别致的诗歌体裁,其语言大多平白朴素,却不乏大量风俗典故。具有较广阔的探究空间。在形式上,清代以后竹枝词大多附有诗注,用于诠释地方人物、风俗、谚语等,其中附录的文字史料大大提升了竹枝词的研究价值。在内容上,竹枝词多半歌咏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如王士禛《带经堂诗话》:“竹枝泛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sup>[5]</sup>本文以《安徽竹枝词》为主要语言材料,透过竹枝词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真实地再现徽商妇生活的历史场景并作理性思考。

### 二、竹枝词中的徽商妇

#### (一)新婚燕尔之喜

正如徽州民间歌谣所唱“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大多数男子出门远行前需在家中娶妻结婚,以便稳固家庭、孝顺父母。在古徽州,一场婚姻的促成,常态下有十道程序:说媒、行聘、请期、搬行嫁、开脸、迎亲、拜堂、闹洞房、三朝、回门<sup>[3]</sup><sup>40</sup>。竹

枝词中关于婚姻嫁娶之类的描写不在少数。笔者将着重从说媒、迎亲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如方士庶《新安竹枝词》有云：“良贱千年不结婚，布袍纨绔叙寒温；相逢哪用通名姓，但问高居何处村？”<sup>[450]</sup>徽州地区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历来讲究门当户对，良贱不婚的观点更是根深蒂固。如歙县《溪南江氏宗谱》就规定：“凡嫁娶，须择门第相等并父母性行醇笃者，方许结婚。”<sup>[6]</sup>男女双方必定在严肃考虑门第、尊卑等诸多因素之后才思及婚姻嫁娶。以上可谓说媒环节的序曲。

涉及婚嫁中的说媒环节，有清代无名氏撰《歙西竹枝词》：“欲成亲事易效劳，鲜鱼两尾六包糕；凭媒预送红鞋样，定得终身铁稳牢。”<sup>[440]</sup>男方托请媒人去合意的姑娘家说亲，鞋意为“谐”，而后女方依照红鞋样做得鞋袜回给男方算作定得终身。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无力决定自己的婚姻，只能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双红鞋既是待嫁闺中的徽州女子女红技艺的见证，又是她们踏上既定婚姻旅程的预示。

在继说媒之后，又一重大程序便是迎亲，如清代吴梅颠撰《徽城竹枝词》：“鼓乐喧随花轿抬，大门钱少莫教开；红灯火把拥妇路，大担早挑望晕来。”<sup>[440]</sup>正如上述竹枝词所云，成亲当日新郎要带领迎亲队伍锣鼓喧天地用花轿（水路坐船）将新娘接走。新娘需早起梳妆打扮停当，由年长妇人陪坐闺中。女方见到迎亲花轿远远来了便连忙关起大门，待到男方在门缝中塞足了喜钱才会开门鸣炮迎客，这正契合了“大门钱少莫教开”一语。此间两方讨价还价、吵吵闹闹，寄寓喜庆热闹。

除了索要喜钱之外，新娘的妆奁也是烘托迎亲喜庆的重要看点，如“大担早挑望晕来”。不可否认的是，新娘妆奁的厚薄是直接关系到她们日后在夫家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这种烘托婚嫁喜庆的行为吴梅颠亦有提及：“采纳问名为递手，嫁奁裹粽馈男家；郎官粽独大如枕，枣栗金蹄多好些。”<sup>[440]</sup>徽州女子出嫁时的妆奁除了装饰门面、烘托喜庆的表层需要之外，更深层的意义是作为家族的婚姻资本，必要时即是丈夫出门行商的资金基础。譬如，休宁西门人汪应享起初经商，其妻“装奁故饶，悉佐翁贾，而身椎布操”<sup>[7]</sup>。又如，歙县吴公“挟妻奁以服贾，累金巨万，拓产数倾”<sup>[8]</sup>。

## （二）翘首盼归之悲

对于徽商夫妇而言，相聚的欢愉是极其短暂的，新婚的喜庆尚未退去夫君便要出门远行。笔者试图从送别和盼归两个角度探究徽商妇的精神世界。

送别方面，歙县志有载：“出恒数载一归，亦时

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sup>[9]159</sup>。清代倪伟人所撰《新安竹枝词》中有三首以新嫁娘的口吻诉说离别。“封锁茶箱问水程，钱春筵上钱郎行；郎行正向金闾去，听说西施妾恨生。”<sup>[456]</sup>“紫霞山上鹧鸪啼，紫霞山下草萋萋；依在紫霞山外住，送郎时过阮公溪。”<sup>[456]</sup>“仙姥峰头日欲低，将军岩下草初齐；春风一棹浙江水，直送依郎下浙西。”<sup>[452]</sup>徽商妇山一程水一程的送别，直至乘载夫君的小舟消失在水天之际，暮霭沉沉独自思量，其描写细腻生动，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徽商妇的送别心理。值得一提的是“听说西施妾恨生”一句，作者代新嫁娘说出了心中难解的顾虑：丈夫远赴他方，留守在乡的妻子难免担忧丈夫另生别情。又有王元瑞《黟山竹枝词》“少小离家动别愁，杭州约伴又苏州；妾心难逐郎心去，折柳年年到白头。”<sup>[464]</sup>前两句写商人少小离家奔波在苏杭之间，后两句转而写徽商妇愿随君去、思念难耐的心声。柳、留，年年折柳直至白头，不禁让人轻叹。

徽商妇的喜怒哀乐无不与外出丈夫的点点音讯紧紧相连。在执手相看泪眼之后，她们翘首以盼归期。“一别依郎几度春，登山望远强披榛；岩头石镜不敢照，憔悴红颜愁煞人。”<sup>[454]</sup>“三月春风柳絮飞，双双紫燕入重帏；阿郎重利轻离别，数十年中不见归。”<sup>[453]</sup>前一首竹枝词中女子与君一别，已有几度春秋，常常登山远望，无奈过尽千帆皆不是，愁得红颜憔悴损。后一首情感更炽烈，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紫燕皆双双飞入重帏，重利轻离别的夫君竟有数十年未归。在徽州，丈夫一旦外出经商，回来的几率便不高，有的需要数十年才会返乡省亲，更有甚者等来的却是客死他乡的噩耗。

查阅地方志可知，从家庭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考量，徽商妇大多数所能做的只有孤独地等待，强忍着来自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任劳任怨地替丈夫担负起家庭重担、照料老幼，这其中的痛楚是难以言说的。为平抚徽商妇备受煎熬的内心，宗族长辈便发挥族权的威慑力以寥寥笔墨加以安慰。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祠规》曰：“倘有节孝贤妇，不幸良人早夭，苦志贞守，孝养舅姑，满三十年而没者，祠内酌办祭仪，请阖族斯文迎祭以荣之”<sup>[11]</sup>。

## （三）攻苦茹酸之累

徽州女子在封建礼教和理学思想的大环境下长成，接触到的行为规范是将其塑造成贤妻、良母。清人方士庶《新安竹枝词》中道：“弃总家家壶范垂，菡盐井白力操持，小姑他日为新妇，洗手羹汤谊不辞。”<sup>[10]209</sup>“洗手羹汤”这种有意识的锻炼，是为了使女子掌握持家做活的本领，更是为日后出嫁做

好必要准备。下面从纺织、侍茶、养蚕三个方面分析。

从纺织角度看,徽商妇居家除日常操劳外,她们还勤治女红、纺布织衣。倪伟人亦有相类竹枝词曰:“西去天都山路賒,乡村处处响纛车;深闺纺织多辛苦,五夜疏灯障碧纱。”<sup>[4]55</sup>再看《中华竹枝词》收录的清代寅谷《潜溪杂咏》,诗文描写了天还未明,徽商妇就将纺织品放到市上换卖以补贴家用。如“不论紫白尽搜罗,夜半尤鸣织女梭;抱布出门星在树,人声灯影市稍多。”<sup>[12]</sup>

从侍茶角度看,徽州因多山不宜耕种,百姓因地制宜忙于侍茶。乾隆《歙县志》载:“民半业茶,虽女妇无自暇逸”<sup>[13]</sup>。在光绪年间黟县进士舒斯笏的《黟山采茶竹枝词》便有清晰记载:“七都不让艾坑强,谷口岩头处处良;山雨来时行不得,泥涂累煞采茶娘。”<sup>[4]68</sup>在此处山雨来时的图景中,我们体会到了被困泥途采茶女子的劳作不易。

从养蚕角度看,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徽商妇在家中不仅照料老幼、操持家务,还要忙于生计,养蚕便成了除上述纺织、侍茶之外,又一重要经济收入来源。如清代泾县人翟赐履的《泾上竹枝词》云:“纤纤玉手捧柔桑,蚕纵眠时妾自忙;试看邻家新嫁女,夜深犹未卸红妆。”<sup>[4]18</sup>此诗中写妾忙,一是说即使蚕已眠女子仍不得闲,二是与邻家新娘作对比,写到“新嫁女夜深犹未卸红妆”虽有夸张却也把蚕忙的情景刻画得淋漓尽致。清康熙年间泾县布衣周虬的《泾川竹枝词》亦有类似蚕忙记载:“桑叶含芽尚未齐,绵色蚕子细如糗;怜渠春暖蠕蠕出,恼杀佳人五夜鸡。”<sup>[4]19</sup>

徽州商人虽具有经商的传统并深谙于商场规则,但不是每个外出打拼的徽州人都可以成功发迹、荣归故里。其中有部分人至中年甚至老年仍旧摸爬滚打在外,仍旧是普通的店员小贩,往往食不

果腹、艰难求生。如清人方士庶《新安竹枝词》中云:“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sup>[4]50</sup>此首竹枝词虽仿写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却增添了新的内蕴,貌似喜剧的轻笑实为悲剧的叹息。除去上述无所成就的情况之外,亦有不少徽商在外眠花宿柳、饰宫蓄姬,置身于声色犬马之中。回首徽商发迹时的艰辛,此般奢靡无度不但让人痛心,更觉辜负了空闺苦等的妻子。

明清时期徽州男子大多常年驰驱于外,造成女子留守在乡的畸形婚姻模式。男主人数年甚至数十年未归,无论对妻子对家庭都是极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徽州十之八九的家庭同是如此,那么千千万万的家庭何以为继,是什么充当了男主人的角色来稳固家庭?笔者窃以为老翁回乡儿孙不识的背后是男主人角色数十年缺失的见证,也是封建礼教和父权制合谋的见证。

### 三、结语

综上所述,徽州地区是“程朱阙里”,有着浓厚的理学氛围。“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一方面逐渐钝化了徽商妇对鲜活生命力的感知能力,另一方面还与封建的夫权、父权、族权勾连一起,将她们紧紧地捆绑在婚姻家庭里。笔者通过对清代徽州竹枝词中有关徽商妇的内容进行提取分析,透过竹枝词这一文学载体,从新婚燕尔之喜、翘首盼归之悲和攻苦茹酸之累三个方面来探寻徽商妇的真实生活境遇;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在封建礼教和父权制合谋下,默默承受着精神上的孤独和生活上的操劳。在徽商驰骋天下名震海内外的背后,徽商妇的默默付出亦值得学界广泛关注。徽州各地座座高耸的贞节牌坊,无不是一代代徽商妇默默牺牲最直接的体现、无不是徽商妇在家法、族规、礼教压迫下难言之痛的点滴积淀。

#### 参考文献:

- [1] 廖腾烽修,汪晋征,等.康熙休宁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1083.
- [2] 汪道昆.太函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
- [3] 赵赞.竹枝词中的徽商妇形象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8(3):38-44.
- [4] 欧阳发,洪钢.安徽竹枝词[M].合肥:黄山书社,1993.
- [5]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850.
- [6] 王鹤鸣.中国谱牒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304.
- [7]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Z].明嘉靖刻本.
- [8] 吴吉祜.丰南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73.
- [9] 许承尧.歙县志[M].石国柱,等修.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 [10] 许承尧.歙事闲谭[M].李明回,彭超,张爱琴,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1.
- [11] 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373.
- [12] 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中华竹枝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2276.
- [13] 歙县志.风土:卷1[M].乾隆三十六年刊本.

(责任编辑:董应龙)